

# 找回「想像重建另類世界秩序可能性」的能力

李美賢\*

最高的教育不僅僅是給我們資訊，而是讓我們的生活與所有存在和諧。<sup>1</sup>

## 一、「地方小民」與「科氏夢波力丹」各自平等追夢的假象

Eduardo Galeano《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光這個書名，已深刻描繪詮釋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人類諸多社會的巨大負面影響。該書警世地強烈控訴——「地球的富有造成人類的貧困」、「發展旅程是一個遇難者多於續航者的航行」。但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使得長久耽溺於發展美夢的質樸弱勢常民，即便美夢曾經破碎、生活始終難繼，仍勇於開啟風險更大的跨域遷徙，甚至冒著「偷渡」風險、或忍受捐客的剝削、趨之若鶩地展開畢生第一次的飛航，獻身作為資本優勢者的現代奴隸<sup>2</sup>，卑微希冀建立家園在「美麗富裕文明進步」的異鄉土地或是衣錦還鄉重建「現代」家園。

在 COVID-19 全球性地肆虐人類社會之前，滿布天空的飛機，載著充滿美夢的人群。天空上的人群，在所謂旅遊淡季時，基本上可以區分為兩大群：或坐或躺在頭等艙、商務艙，自許信仰世界主義、四海為家的寰宇精英，本文稱為「科氏夢波力丹 (cosmopolitan)<sup>3</sup>」，以及擠在經濟艙來自世界各個角落、多數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特聘教授

<sup>1</sup>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The highest education is that which does not merely give us information but makes our life in harmony with all existence.” (Rabindranath Tagore, awarded the 1913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sup>2</sup> Modern Slave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lavery\\_in\\_the\\_21st\\_century](https://en.wikipedia.org/wiki/Slavery_in_the_21st_century)

<sup>3</sup> 需要一個針對 cosmopolitan 這個字的中文音譯——「科氏夢波力丹」代表一個集團、一個族群。這族群共同的姓氏是「科」，共同的特點是經常飛越五大洲各大城，夢想就是相信科技可以帶來「控制」，可以貫徹「人定勝天」的意志，猶如那瓶可以讓自己越來越強大力的大力水手菠菜（罐頭）仙丹。

只有「地方 (local)」經驗的「地方小民」，去那些可賺取比本國薪資高出許多的國家工作。<sup>4</sup>

「科氏夢波力丹」所信仰的世界主義強調「單一世界秩序」，把人類框架在單一世界秩序出現的結果就是「霸權主義」與「種族／階級優越意識」。「霸權主義」與「種族／階級優越意識」曝露在近乎所有疫情相關議題的論述上。過去這二、三十年，翱翔天際的航班，乘載著「追求更好生活的夢想」，不分族群、階級、性別。這個看似平等自由追夢的旅程，被 COVID-19 阻斷，國界封鎖，過去日常的移動，在疫情中成為被道德監控的對象。「科氏夢波力丹」的霸權本質與優越意識，在 COVID-19 肆虐中，傲慢顯露，自利功利，毫不掩飾；身心靈最深受重創的，仍是「地方小民」。

## 二、識讀 COVID-19 相關訊息：「霸權主義」與「種族／階級優越意識」

### (一) COVID-19 深化族群界線，仇恨暴行劇增

在新冠疫情期間針對亞裔的暴力犯罪激增。美國加州大學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2019-20 年度美國「仇亞」仇恨犯罪案件數增加 150%。<sup>5</sup> 如同在美國的新冠疫情影响爆發之初，聯邦調查局就警告，預計針對有亞裔血統者的仇恨犯罪將會飆升。<sup>6</sup> 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不只發生在美國，從英國到澳洲等西方國家發生的仇恨暴行可謂此起彼落，其中倫敦針對東亞裔民眾的仇恨犯罪事件亦激增。「仇恨亞裔」犯罪激增的原因，多數人認為與國際政界和媒體不斷強調 COVID-19 病毒是亞洲人傳播的不無關聯。<sup>7</sup> 仇恨暴行並不限於西方人對亞裔的仇恨，也包括國家內部不同族裔群體之間的仇恨罪行，例如：馬來西亞境內的華人與穆斯林、臺灣境內的主流社會與來自東南亞區域的移民工。災難的挫折與焦慮，更容易想像與建構「集體他者」。

### (二) 經濟掛帥的功利防疫觀

功利主義主導世界各國的防疫論述。例如：一個國家開打疫苗，首要著眼不在於一般人民的健康防護需求，而是先考量國家的觀光發展所需。例如：印

<sup>4</sup> 除了上述跨國界的人口移動，這些移動也包括了各國境內的「地方小民」或弱勢族群長期的遷徙與漂泊，例如在印尼國境內中從爪哇鄉村移動到泗水城市從事最底層勞動工作者、從越南下六省移動到胡志明市的底層家庭女兒、從蘭嶼移動到臺灣本島城市、從信義鄉移動到都會工作的原住民。表面看起來，也似是一幅平等自由追求更好生活的遷徙活動。

<sup>5</sup> <https://dq.yam.com/post.php?id=13672>

<sup>6</sup>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3184>

<sup>7</sup>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3184>

尼政府針對觀光重點區實施「三大觀光重點區域，開打疫苗，希望年中順利大開門戶，迎接國際觀光客」<sup>8</sup>。此外，許多國家雖然關閉國境，但仍透過種種方式，對商業菁英特開旅行廊道安排 (Travel Corridor Arrangement)，協助建置國境跨越特權管道。<sup>9</sup> 但從更嚴密的防疫角度，這仍存在成為防疫破口的風險。

### (三) 階級不平等與優越意識

不論從工作、收入、健康任一角度來看，底層勞動者是 COVID-19 疫情中的最受重創者。在越南 COVID-19 一年多造成三千兩百多萬名勞工受創，有的失去工作，有的工時減少。<sup>10</sup> 在新加坡疫情高峰時，外籍勞工感染總數超過新加坡本國人數且達三倍，他們多數住在大型集中宿舍，政府甚至將他們與新加坡其他居民隔離，高度監控其行動，令外籍移工過著猶如「囚犯一般」的生活。<sup>11</sup> 移工所生活之處也擁擠到不可能維持社交距離，曝露極端的不平等現象。<sup>12</sup> 另外，許多社會還存在，「移工得傳染病，就趕出國門」、甚至缺乏異文化理解即展開肉搜確診外籍移工<sup>13</sup>、不支持國家經費用於移工治療費用等等。針對這些負面論述與行動，政府還得援引「功利」理由才能撫平民怨，例如：「移工是產業重要人力，治好他們才有利他們投入工作」。<sup>14</sup> 相較近期「疫苗旅行團」概念的出現，「35 天要價 35 萬還能玩美西」<sup>15</sup> 的網路流傳訊息 (因法規問題難以成行)，也更顯疫情中的階級不平等。

階級不平等之外，階級優勢者的優越意識更加顯露。「秦王在泰國疫情升溫之際，帶著王后、20 名女隨侍離開泰國，搭乘專機前往德國避疫」。<sup>16</sup> 向來被主流社會視為「落後」的山區原住民部落，在臺灣雙北疫情惡化時，成為「避疫人

<sup>8</sup>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04-18/565363?fbclid=IwAR1FkZcBpXXUC1\\_7M0-VMxEWBV8ST-OzIM3FTgyG0hMyFstVu-uxkjCMunM](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04-18/565363?fbclid=IwAR1FkZcBpXXUC1_7M0-VMxEWBV8ST-OzIM3FTgyG0hMyFstVu-uxkjCMunM)

<sup>9</sup>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04-18/565363?fbclid=IwAR1FkZcBpXXUC1\\_7M0-VMxEWBV8ST-OzIM3FTgyG0hMyFstVu-uxkjCMunM](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04-18/565363?fbclid=IwAR1FkZcBpXXUC1_7M0-VMxEWBV8ST-OzIM3FTgyG0hMyFstVu-uxkjCMunM)

<sup>10</sup> <https://e.vnexpress.net/news/news/32-1-million-vietnamese-workers-hurt-by-covid-19-in-2020-4217091.html?fbclid=IwAR3VnNE2p0elp4eF0YCd-dhLzF42gps6oo0raQqvvn-VLbN8U2aeablvGg8>

<sup>11</sup>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345084>

<sup>12</sup>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421946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5531486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54082861>

<sup>13</sup>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00228/Rf27GVS7D33W6WMNDTGACJ436U/>

<sup>14</sup>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108%E5%90%8D%E5%8D%B0%E5%B0%BC%E7%A7%BB%E5%B7%A5%E7%A2%BA%E8%A8%BA8640%E8%90%AC%E5%85%A8%E6%B0%91%E8%B2%B7%E5%96%AE-%E8%8E%8A%E4%BA%BA%E7%A5%A5%E5%9B%9E%E6%87%89%E4%BA%86-003847467.html>

<sup>15</sup> <https://tw.news.yahoo.com/%E7%B6%B2%E8%B7%AF%E7%98%8B%E5%82%B3-%E8%BC%9D%E7%91%9E%E7%96%AB%E8%8B%97%E5%9C%98-35%E5%A4%A9%E8%A6%81%E5%83%B935%E8%90%AC%E9%82%84%E8%83%BD%E7%8E%A9%E7%BE%8E%E8%A5%BF-222800770.html>

<sup>16</sup> <https://news.cts.com.tw/cts/international/202004/202004151997194.html>

潮試圖湧入」的天堂，無視「移動」對防疫的傷害。<sup>17</sup> 許多部落青年為阻擋避疫遊客入山傷害部落年老耆，還需與公部門奮戰。<sup>18</sup>

#### (四) 國際大打違反倫理的疫苗外交戰

當疫苗不足，優先接種自己國民，天經地義，但是，把疫苗當作「外交籌碼」，已「違背倫理」，畢竟「在面臨公共健康危機下，大家當然應該盡全力去幫忙，從外交層面去輸出疫苗的出發點本身是不對的」。<sup>19</sup> 無奈，「疫苗外交」烽火般地上演，美韓的疫苗換晶片讓盼不到疫苗的小國小民無限欽慕。<sup>20</sup> 當疫苗成為外交籌碼，就會出現「拜登捐贈 2,000 萬劑美國疫苗 陸疫苗外交面臨勁敵？」<sup>21</sup> 這種「強化強權互競」卻不一定是真議題的新聞標題；也會持續衍生出現有製作晶片能力的國家如臺灣加入「交換互利」的疫苗之戰：「這突顯台積電在全球供應鏈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既然各國都爭搶台積電晶片，不妨『晶片換疫苗』，雙方互惠互利。」<sup>22</sup> 如果「疫苗外交」沒有倫理問題，那無力研發生產晶片也無力研發製造疫苗的小國弱民，在病毒之前坐以待斃也不過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結果？這是我們認同的倫理？

### 三、他者倫理與正義追求

在疫情中增溫惡化的種族仇恨暴行，凸顯了人類在災難中，會更容易升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災難的恐懼與焦慮中，「他者」更具有威脅性。換言之，在疫情中，幾乎看不到如何讓社會更「公平」更「正義」的論述。以臺灣為例，臺灣如此「需要」東南亞：勞動力、生育率、招生率，換句話說，「東南亞」雖是他者，卻是被慾望的對象 (desired objects)。如何回應他者，維持社會的祥和正氣，最關鍵的就在「回應他者」的能力。<sup>23</sup> 列維納斯 (Emmanuel Levinas) 的倫理學論述，與他身為猶太裔的生命經驗緊密相關。「絕對的他者」是一種「他者的優先性」論述，從專注自我，轉為「專注他人」，以及專注那些造

<sup>17</sup> [https://vip.udn.com/vip/story/121942/5466546?from=vipudn\\_newest\\_cate;](https://vip.udn.com/vip/story/121942/5466546?from=vipudn_newest_cate;)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210520/PZXINIZ6YRH2PHQCMTZOWVZRFI/>

<sup>18</sup> <https://udn.com/news/story/122173/5471048>

<sup>19</sup>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521004599-260409?chdtv>

<sup>20</sup>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has-swapped-currencies-south-korea-now-it-time-swap-vaccines-184254>

<sup>21</sup>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521004599-260409?chdtv>

<sup>22</sup> <https://technews.tw/tag/%E6%99%B6%E7%89%87%E6%8F%9B%E7%96%AB%E8%8B%97/>

<sup>23</sup> 李美賢 (2020)。「回應他者：一個實踐多元文化科學教育的方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期間：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成這個世界不公平不正義的條件和原因。列維納斯「超越『我』」的倫理洞見，強調面向他者的他者倫理，與他者相遇，我們從這個相遇超越我們對他者的先存認識（亦即是刻板印象、偏見等）。列維納斯的觀點，源生於他被戰爭和極端暴力所苦（二戰、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正義的追求成為論理的核心。他強調，人類必須從「（專注）『我』的夢中醒悟」，透過「我」與「他者」的連結，建立「正義」、「悅納異己」、「責任」的倫理主體。<sup>24</sup> 因此，列維納斯也預設一種將自我與他者深度連結的絕對責任，我們不斷面對他者的面孔（faces），在與他者的多元對話中追尋自我，並且具有「『回應』他者的『能力』」<sup>25</sup>。

從前述多面向的疫情報導識讀中，看到論述不斷地落入一種「自我中心」和「單線思考」排他性，無法邁向「他者優先」和「多元思維」的含攝性，建立一種正義的倫理框架。

#### 四、對「回到 COVID-19 前的世界秩序」缺乏批判意識

所有的控制與解決問題的思維，只針對 COVID-19 病毒：隔離、阻絕、疫苗對抗。人類再一次地全然相信，科學技術可以再一次戰勝病毒，回歸「常軌」，即便有許多的研究結果不斷地提示，疫苗功效的有限性（可能定期要重新施打）、變種病毒感染人類身體的速度，遠超過人類研發有效疫苗的進程。莫非，人類已準備好永遠戴口罩、年年打疫苗，以維持人類生活的「常軌」？

我們看到不分國內國際媒體有關 COVID-19 疫情的訊息，除了關注應該關注的防疫與解決疫病之外，另一個重點皆在關注以什麼方法盡快「恢復 COVID-19 前」的世界（經濟）秩序。也因為對疫情前的世界秩序的深度信仰，甚至成為普世價值與普世世界觀，致使「盡快回復到疫情前的秩序」幾乎是一個「習以為常」的普世意識形態，失去更全觀（holistic）的深度反思——造成病毒竄流、威脅世界每一個人、讓「日常」失序、讓「常軌」斷裂的疫情的根源與「科氏夢波力丹」族群設定的世界秩序運作的關聯。換句話說，「習以為常」的意識形態，讓人類失去「想像重新建構另類世界秩序可能性」的能力。

嚴肅思考，疫苗是否是人類對抗病毒長久有效的利器，都仍有待觀察，我們似乎已相信人類的聰慧與科學技術，一定可以研發有效疫苗對抗狡詐多變的病毒。即便在疫情肆虐中，因為人類停止移動，使得灰黑天空轉為清亮，大地蹦出多樣生物奔馳，河流海洋清澈見底，甚至連動物園裡的動物都更加悠然自

<sup>24</sup> 賴俊雄（2014）。〈眾裡尋「他」：列維納斯的倫理洞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15 卷第 3 期，頁 59-67。

<sup>25</sup> 賴俊雄（2014）。《回應他者：列維納斯再探》，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在。這讓我們的生活與所有存在和諧的訊息，雖短暫被人類猶如欣賞新世界一般的津津樂道，但未能啟示人類發展震撼性、翻轉性的新秩序知識論，仍守候著「單一世界秩序」、等待科技戰勝病毒，盡快「恢復『舊』有的那個世界秩序」，完全失去想像另一種秩序的能力。

找回「想像重建另一種秩序可能性」的能力，必須對疫情前的單一世界秩序，持續不斷的批判，透過批判精煉的過程，孕生一套有關自己、他人與世界的思考方式與認識風格 (a type of thinking and knowing)，也就是批判意識 (critical consciousness) 的養成。思考的主體不是孤立於世界上的，思考的主體存在與他人的關係裡面。也因此，批判意識發展涉及反思性覺知 (reflective awareness)，尤其是針對深植於社會關係中的權力、特權、不平等的反思性覺知，並孕生出反思者對社會正義具有承諾的新的定向觀點。<sup>26</sup>

近日臺灣疫情劇烈惡化，醫療體系瀕臨崩潰，臺大醫院吳院長痛心疾首部分住院醫師在國難當頭，不僅未能投入醫師之天職，還請長假避疫，是一種「功利主義」。然而，功利主義絕對不是今天才出現在臺大醫院，也不是這個新世代住院醫師特有的特質，整體臺灣社會就是一個典型的功利主義社會，這從教育體系疾呼各級學校要改進教育，教育要能夠「『利他』，要承擔『社會責任』」，即可得到最強的例證。想想，臺灣的醫學教育曾經如何教育醫學生有關習醫、行醫與社會正義的關係嗎？這仍有賴醫學教育植入批判意識發展的教育。

批判意識發展需要批判性自我反思與論述，才得以支撐反思性的自我與他人的社會性互動。藉由「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我們不會再只是一個單數的人、只關注自我的人，而是一個能夠「往後退一步去理解自己所擁抱的前提假設、偏見和價值，同時從專注自我，轉為專注他人，以及專注那些造成這個世界存在的不公平不正義的條件和原因」，這個「從專注自我轉向專注他人」的過程，即是批判意識概念的核心。當學習者發展出批判性自我覺知，需要具備理解那些與醫學領域相關的社會議題的能力，進而發展出具有反思性的倫理實踐<sup>27</sup>。

COVID-19 對人類產生的重大肆虐也帶來關鍵啟示：對我們自我殖民許久的「單一世界秩序」的知識系統，進行批判性解構，徹底解殖現有的「知識秩序」(decolonizing knowledge orders)<sup>28</sup>，我們才能取得「想像重構另一種世界秩序的可能性」的能力。

<sup>26</sup> Freire Paulo. (1993).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20th anniversary ed. New York, NY: Continuum.

<sup>27</sup> Kumagai, A. K., & Lypson, M. L. (2009). Beyond cultural competenc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social justice,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cademic medicine*, 84(6), 782-787.

<sup>28</sup> Bendix, Daniel, et al, eds. (2020). *Beyond the Master's Tools? Decolonizing Knowledge Orders, Research Methods and Teaching*.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